

歷史與空間

想起農民汗與苦

羅大佐

立秋過後，各種農作物逐漸成熟，一年一季的金秋時節即將來到。先是玉米黃了，接着稻穀成熟，農村開始進入收割季節。每當這個時候，我們的詩人，我們的作家總是一片歡呼：秋天，金色的日子，秋天，收穫的季節。也許是我從小生活在農村、長大後還當過十多年地地道道的農民的緣故，每到這個時候，腦海裡想起的卻是農民的汗水與辛勞。

先說搬玉米吧，我們不說農民如何整地，如何播種，收穫的時候，那背着偌大的一個背兜，鑽進那密不透風的玉米地裡一包搬下來，扔進背兜回家，撕開葉子，一粒一粒摘下玉米籽也夠辛苦的了，但這和收穫稻穀的辛勞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收穫稻穀的時候，必須選在烈日天。雖說立秋已過，但那炎烈日般的24個秋老虎的也會曬得人大汗淋漓。拌桶拖下田，婦女把草帽或斗笠戴在頭上，手裡拿把鋤刀在前面割稻穀，那稻穀的葉子如一張張刀片，不時將她們的手臂劃破，留下一條條帶血的傷痕。那抱穀把的人在田裡來回奔串，田裡的石頭瓦渣和穀莊不時劃破腳板心和腳肚子，而他一刻都不能停下，因為搭稻穀的人在等着你抱去穀把呢。

搭稻穀的兩人是田裡的主要勞動力，一天能搭多少分田的稻穀主要取決於他們的速度。這兩人首先要腰力好臂力好，才能雙手抱起稻穀的底端，掄個半圓，使勁搭到半桶前方的壁板上，那個勁，要使得準，使得狠，稻穀才能脫落進拌桶裡。沒有力氣，掄不圓稻穀，搭在拌桶壁板上稻穀粒也脫落不了。沒有搭得準的，穀把會散架，稻草會掉進拌桶，嚴重的，手背手腕搭在拌桶壁上，要受傷。搭稻穀的時候，還要講技巧，十個指頭既不能把穀把捏得太鬆，又不能把穀把捏得太緊，否則，十個指頭尖尖，會很快磨破皮，血流不止。即使很有技巧的，打完一季稻穀，也會把手指磨破。有一年我曾經擔任我和三伯家的主要勞力，沒幾天就把手指磨破了，在縣新華書店工作的一位朋友拿了幾雙他們單位發的勞保手套給我戴上，才勉強搭完了那季稻穀。搭穀的人搭完一把稻穀，就將稻草放在拌桶邊，湊齊三把，擰出幾根稻草，往稻草頭上繫個活結，放在田裡，以後挑回家曬乾，餵牛，或蓋茅草房。當稻穀穀粒在拌桶裡裝得差不多的時候，背穀子的人進來，把穀粒中的稻草用竹扒撈掉，用筲箕把穀粒撮進背兜，裝滿一背，背回家曬在曬草裡。背穀子的人披個棕夾子在背上，背兜裡近二百斤的稻穀壓得他只能彎着腰行走，一路上背兜裡的稻穀滴出的水，順着他的屁股流，累了，只能用樹枝墊着背兜，歇息兩分鐘。當他把穀子背回家曬在曬草裡後，這時候田裡半桶裡的穀子也裝的差不多了，又趕緊往田裡趕。打穀子的人待背穀子的人把穀子背走後，需拖着拌桶往前走，因為這時離放稻穀的地方有一段距離了。這還是在裝着一些水的水田裡，有些水田被太陽曬乾，田裡沒有水了，只有泥漿，搭稻穀的人雙腿陷在泥漿裡，腿上、褲子上全是乾了的泥巴，掄起的稻穀灑下星星點點的泥漿，滴在衣服上，太陽一曬，汗水和泥漿浸透衣服，彷彿被鹽水浸過一樣，緊



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

新華社圖

緊黏在皮膚上，太陽一曬，火辣辣地疼痛，好不容易衣服乾了，汗水又如雨珠般滴下，把衣服浸濕，甚至漫延到褲腰帶裡，如此周而復始。如果是在早晨或傍晚還要好些，如果是在中午那段時間，稻穀搭到拌桶上，穀毛漫天飛，嗆得你眼睛都睜不開，一不小心穀毛飛進你的鼻子和喉嚨，刺得生疼，吞也不敢吞，吐也無法吐，難受死了。打完一天穀子回到家裡，累得渾身骨架都散了，只想好好躺下睡一覺。當年還是農民的我不更事，曾經寫過一首描述勞動情景的小詩《秋日詠歌調》，詩的第一段寫道：「嫩手被穀葉割破，汗泥凝住皮膚，衣裳濕了又乾乾了又濕，貼在背脊癢上訴苦。哦，誰說秋天收穫喜悅，我收穫的卻是痛苦……」長大後我曾經把這首詩給某省一位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請他指點，他的回答就一句輕飄飄話語：「一個懶蟲的聲音」。出身城市，身居高位的副廳級官員，又怎麼了解得了生活在底層的農人的艱辛呢？

稻穀收割回家後，還得曬上幾天太陽，用風桶把稈穀和穀毛風乾淨，裝進穀倉。遇到天氣不好，那穀子就得晾在屋裡，否則就會霉爛。有的人家實在沒地方晾，就放進鍋裡用微火烘乾。遇到那一年秋收季節連續雨天，漲洪水，農民就只得對着田野叫苦連天。這還只是收割成熟的稻穀的過程。那冬天耕田耙田，春天播種施肥，夏天插秧薅草護理，哪個環節都很艱辛，都出不得問題，稍有不慎，不說顆粒無收，至少收成甚微。

也許有人會說，現在科技發達了，農民不會那麼辛苦了。不錯，隨着科技的進步，農人使用化肥農藥多了，播種不用點穀，溫室裡就可育苗。栽秧不用下田，田埂上就可栽「拋秧」。管理不用薅草，打農藥、灑化肥即可，打穀子也有了脫粒機，不用再在拌桶上一把一把地搭……更為重要的是，十多年來國家免除了農民的農業稅，為農民減輕了一大筆負擔，讓千百年來的「皇糧國稅」走進了歷史。現在買農具，種莊稼政府都有補貼了。這些都歸功於時代的進步和國家的好政策。

但是，我們在看到農村發生巨大變化的同時，也應看到農村又出現的新問題。青壯勞動力外出打工，大片土地荒蕪，老弱病殘留守鄉村，農村孩子走出校門後寧願流浪城市也不願回到鄉村參加勞動。當年那種一家有事大家相幫變成了出錢幫你做事，那種以苦作樂的勞動景象不復存在，農閒時間到處都是麻將聲……所以雖然時代進步了，科技發達了，農民種糧的艱辛仍然沉重。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詩人李紳曾在《憫農》一詩中這樣描述了農人種糧的艱辛。讓我們把詩中的畫景描繪於心，多多想想農民的汗水與艱辛，時時關心農人的生存狀況，關心關心農村的發展前景吧。

字裡行間

黃仲鳴

鄧羽公的身世

香港早期的通俗作家，生平事跡大都難以追尋。我曾「悲天憫人」地說，如果不再考證，勢將湮沒無聞了。多年來便孜孜不倦地訪查，友儕多知之。前些時，有潘小姐者，便傳來一份刊於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華僑日報》的訪問，此乃赫赫有名技擊小說家我是山人的死訊也，自是大喜過望；其後，潘小姐再來一張圖片，乃係鄧羽公的墓碑照。於是，我多年追查的答案，得以「豁然開朗」。

鄧羽公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港德有名的搞小報聖手，也是南派技擊小說的開山作家，他的徒弟和女婿是《成報》創辦人何文法，可惜他的身世屢不可得。何文法三十年代編有《省港名家小說集》一書，內收鄧羽公《義女還魂》，並有作者介紹云：「任何一部分人總有一點深刻的印象。不錯，他老人家有堅強的魄力，有縝密的思緒，有敏捷的文章，寫普羅階級的文字，寫社會的語體文字，寫武俠的跳脫文字，都有獨到之處。」「老人家」究竟有多少歲？未有提及。

一九九零年代，魯金曾對我說，屢次想訪問何老闆而不得，只說鄧羽公極有可能歿於一九六零年代。後問與鄧羽公胞弟相熟的方寬烈，得知是死於一九六四年。這本來可信，但看陳焦桐一九六八年主編的《新武俠天地》，第一期（四月二十日出版）有預告說：「《新武俠天地》聘請大武俠小說家，特撰《袖珍武俠小說》下期發表。」到第二期（四月三十日出版）果見「大武俠小說家」出場了，他就是凌霄閣主。

凌霄閣主就是鄧羽公。即是在一九六八年，鄧羽公仍然在生。他的袖珍武俠小說《大情俠》，只有五百多字，講了一個離奇卻頗為完整的故事。到了第三期（五月十日出版），又推出了《大刀俠》；還有一篇未完、短短百餘字的《雁落平沙》最怕「鎖喉槍」，署名天涯浪客。我只有這三期，第四期可知，不得而知了。天涯浪客也是鄧羽公的筆名，第三期還刊有他的短篇《血手嬌娃》。《新武俠天地》三十二開，薄薄一冊只六十餘頁，鄧羽公成了主要作者。那麼，他卒於一九六四年實不可信？

終於，潘小姐傳來的相片證實，鄧羽公確死於一九六四年，連生年也有了：一八八九年，享年七十五。由此可見《新武俠天地》的凌霄閣主、天涯浪客，是冒名的作品；抑或是翻抄鄧羽公的舊作？那就無可追尋了。

鄧羽公筆名甚多，我曾考證他在香港辦的《石山》報署名，發覺不少都是他的筆名，其中有凌頌覺者，去歲才知也是他，並用這筆名當真名，晚年在灣仔莊士頓道掛中醫牌行醫；由是推證，在《石山》所署的中藥筆名如桑白、茯苓等，都是他的作品了。

《成報》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暢銷報章，賺大錢，鄧羽公為何不沾一分半分的光？那就不得而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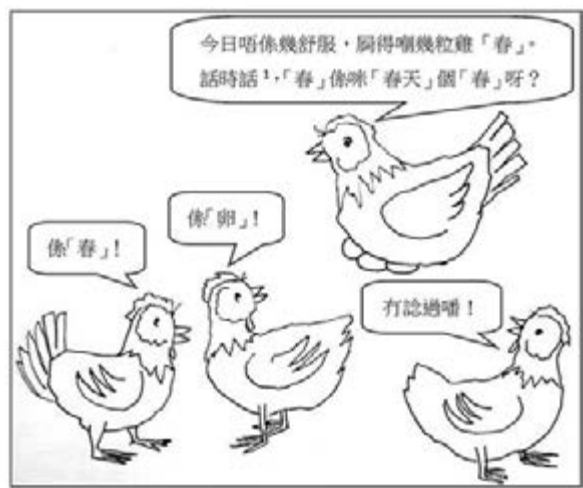
鄧羽公生卒年大白。

作者提供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雞「春」咁「密」都「菴」出仔



母雞：今天不大舒服，一隻雞「春」也下不了！說來又說，「春」是否「春天」的「春」呢？

雞羣：是「春」；是「卵」；沒想過呢。

有一位公認才子，更有多人稱之為「香江第一才子」，在某報發表的一篇與粵語相關的偉論中，將「雞春咁密都菴出仔」這個諺語的通行寫法寫成「雞春咁密都咁出雞仔」，並指出當中的「春」是「卵」的變音，而「卵」誤讀成「春」可能是為了避開某個與男性生殖器官的粗口諧音。

筆者對此有如下的分析：

- 1. 「春」是俗寫，其正寫是解作卵、讀作春的「搏」字，此字由「未成肉」這三個最貼切不過的字組成。這便完全解釋了「春」並非「卵」的變音，而根本就是讀「春」，所說的粗口諧音是「思歪」了。根據有記錄記載，「雞春」這個「簡易」寫法已用上超過百多年；既然公眾已有共識，就讓這約定俗成「好了」。
- 2. 「雞春咁密都菴出仔」說的是雞卵/蛋的殼有這麼高的密度仍可孵出小雞來。如此看來，此君這寫法出現了兩大錯處，其一、「密」不是「大」；其二、是讀「部」的「菴」而不是「咁」，「咁」只是同音字，解作喂不會取食的幼兒，而不像「菴」，有禽鳥孵卵的意思。基本上，有「正字/本字」，且不太難寫，便不宜用「借字」。
- 3. 雖然諺語的規範性較低，但既然有這麼「精警」

的通行版，便應儘量跟隨，因而「雞春咁大都咁出雞仔」當中的「得」和「雞」這兩個算是冗字的應予以刪除。

「雞春咁密都菴出仔」可說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民間版，比喻做的壞事終究暴露，作惡的人難逃法紀。以下的中西諺語正好遙相呼應：

- 紙包不住火/紙裏包不住火/紙包唔住火(粵)。
- Heaven's vengeance is slow but sure. Divines punishments, though slow, are always sure. 【中譯參考：天網來得慢，但必至。】
- The mills of God grind slowly but they grind finely. 【中譯參考：神的碾磨機磨來慢，卻磨得微細。】
- Justice has long arms. 【中譯參考：公義無處不及。】

示例：你個肚已經有成四個月，所謂「雞春咁密都菴出仔」，過多一兩個月就好見肚，不如趁早語界老母知，如果唔係到時拖件野出嚟實會嚇到佢得番半條人命啫！

【你已有孕四個月，所謂「紙包不住火」，一二個月後便真相難瞞，不如趁早告知母親，不然到時生下孩子定會嚇她個半死哩！】

- 1 「話時話」亦作「講開又講」，用以引出相關的另一個話題。
- 2 「約定俗成」指因長期慣用，為社會所公認而固定下來。這也是當代內地權威語言學家詹伯慧教授曾提及的：習慣了的說法就自然而然地「約定俗成」。人們常把「約定俗成」與「習非成是/習非勝是/積非成是」混淆，後者指習慣了某些錯誤的說法，反而認為這才是正確的。
- 3 「雞春咁密都菴出仔」的英譯參考：High eggshell porosity still lets eggs hatch.
- 4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英譯參考：Heaven's net is though sparse that nothing can escape from it.
- 5 「菴」，粵方言用字，指往下的動作，這裡指墜下；讀 dan6，即「蔓(dan2)」的第6個調。

【專欄簡體版】http://leolung2016.wordpress.com/

生活點滴

吳翼民

龍鬚

儘管到了「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的份上，我還是保持着每月理一次髮的習慣。

理髮，不是簡單的剃頭，要把有限的頭髮整理得井井有條才是，自然還包括修面這樣的程序，不經過修面怎麼能叫理髮呢？從前揚州的理髮師擅長的就是修面，那種修面的過程才叫享受，——剃刀在面孔上靈活自如、遊刃有餘，每個角落都不會錯過，如眼角、眼皮、鼻槽、耳溝、耳廓等部位，讓人覺得酥癢、爽快，面目為之一新。所以從前有的理髮店掛起這樣的對聯：「進店烏紗宰相，出門白面書生」，極是形象生動。

我家附近有家小理髮店，有五六張理髮椅子，一應設備齊全，店堂清爽，師傅整潔，收費也相當合理，所以生意一直不錯。我每次去理髮都得上個把鐘頭，好在有報紙和雜誌打發光陰，再者，聽聽理髮師和顧客的對話也不失為一種生活的體驗。自然，我更願意欣賞這家理髮店裡的幾位師傅，包括女老闆。

女老闆三十出頭，長得形貌端莊，是正宗的揚州人，揚州話說得刮刮鬆鬆，吳方言也講得圓熟有味，很有些想像中的阿慶嫂風味。她手下的四五個師傅都是年輕女子，都長得不錯，個別的還挺漂亮，比方有一個姓李的女孩，戴着眼鏡，相當的清秀，完全是大學生的行藏。我曾多次接受過她的理髮服務，感覺甚佳，有過幾次交道，熟悉了，說話也就隨便了。我問過她的經歷，她說自己也是揚州人，出身農村，高中畢業未考上大學就繼承了父親的手藝闖南方了。南方賺錢容易，她也賺了些錢，但那地兒有點兇險，稍不自重，就可能滑入色情的或準色情的泥潭，她是一本

正經靠家傳的理髮技藝吃飯的，在那兒做了兩年，同伴中大多捨棄理髮技藝而「橫向發展」了，她不想這樣的「橫向發展」，遂不容於環境，還是抽身回到了江南這個比較傳統的方地，正巧碰到了老闆娘這樣的同鄉，就應邀留在了這家小理髮店裡了。

小李師傅手藝確不錯，修面的技藝更出眾，刮鬚鬚如快刀刈稻麥一樣利索，並且角角落落都能收拾個遍，不過有的地方她是不會輕易下刀的，譬如脖子裡幾莖不規則的雜毛，按她的說法，那叫「龍鬚」。按父親的訓誡，男人的「龍鬚」是動不得的，不然會壞了前程，包括官運和財運之類。我說我才不稀罕那幾根所謂的龍鬚呢，都一把年紀了，不成還戀着蠅名蠅利？一律將其刮淨便了。她就笑了，說是其實她也明白那是荒誕不經的，但她的老爸再三告誡她，一定要跟顧客說明白那是「龍鬚」，是剃不得的。於是絕大多數顧客就信以為真了，並為自己有「龍鬚」而得意，尤其是南方這地兒，都信「龍鬚」之說。有的同行忘記了訓誡，不小心刮去了顧客的龍鬚，還被訛了錢才了事。她當然很小心的，先要問過才動手。除此，父親還教了她許多別的生計經，如稱稟模高的顧客應稱之謂「陸準公」，就是《三國演義》中劉備被人稱作「陸準公」，是富貴之相，顧客聽了會高興的。我就誇讚小師傅的「生計經」。老闆娘聽後會意地說，小師傅帶來的「生計經」還真靈，她在店裡推廣開了，效果不錯，比那種所謂「洗頭房」招徠生意的方式正大光明。也基於這一點，她希望她的理髮店能樹立一方正氣，讓店裡的女孩子都成為正正經經、像模像樣的理髮師。

古典瞬間

唐寶民

蔣百里的真性情

在中國近現代軍事史上，蔣百里是當之無愧的風雲人物，因其對中國軍事理論的卓越貢獻而被譽為「兵學泰斗」。他很重情義，對別人給予自己的恩情總是念念不忘牢記在心，但在大問題上卻決不含糊，表現出了一代豪傑的真性情。

蔣百里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時，與蔡鍔為同窗好友，蔡鍔是梁啟超的弟子，梁啟超當時在日本從事改良宣傳，蔣百里十分仰慕梁啟超，在蔡鍔的引見下與梁啟超結識並拜師，二人從此有了師生之誼、過從甚密。梁啟超對他也很關懷，在各方面照顧他，蔣百里十分感激。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了一份《新民叢報》，宣傳「立憲」，主張用改良的方式來救中國。與改良主義針鋒相對的是革命派，蔣百里傾向革命，反對改良，對梁啟超的主張頗不贊同，於是就用「飛生」的筆名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對梁啟超的改良思想進行批判，梁啟超十分重視，親自寫了《答飛生》一文在《新民叢報》上進行辯解。後來，大家都知道了「飛生」就是蔣百里，有人問蔣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師，你怎麼同他公開論戰，不怕損害師生情誼嗎？」蔣百里引用了亞里士多德的一句話來回答：「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其率真性格袒露無遺。

袁世凱與他徹夜長談，根據他的建議組建了「模範團」，任命他出任當時中國最高軍事學府保定軍官學校校長，佩戴少將軍銜，那一年，蔣百里年僅30歲，足見袁世凱對他的重視。1913年6月18日清晨，因壯志難酬、心灰意冷，蔣百里當着全校2,000多名師生的面拔槍自殺，此事震驚全國。袁世凱立即委託日本公使派出一名最得力的醫生趕到保定為蔣百里做手術，不惜代價挽救蔣百里的生命。蔣百里傷好後，袁世凱又委任他為陸軍部軍事處一等參議，而且考慮到時任陸軍總長兼軍事處處長的段祺瑞很可能會刁難他，就轉告說：「不必到公府來辦公，月薪三百元按期支付。」對蔣百里的關照可謂是無微不至。但後來，袁世凱醜聞稱帝，激起了全國的憤怒，蔡鍔、張宗祥等將領組成反袁同盟，蔣百里不為私情所影響，毅然加入其中。袁世凱後來在聲討浪潮中驚愕而死，蔡鍔將軍也因喉病於日本福岡去世，蔣百里親自護送靈柩回湖南，他的行為為時人所讚歎，人們評價他：蔣之反袁，取大義而捨私恩；萬里扶轡，是豪傑而顯真性情。

蔣百里不但以他傑出的軍事理論流芳千古，也以他的真性情為世人稱道。將私恩和大義區別對待，不把私恩與大義混為一談，在原則問題上決不糊塗，表現出一代豪傑的曠世風骨。

詩詞偶拾 子夜 太陽緊閉明亮的眼睛 星空撒落美麗的彷徨 開滿鮮花的月亮 穿越四季的芬芳 夜鶯隱匿了飛翔的翅膀 羞羞答答的寰宇 在愛與被愛的界河浮沉 子夜風憑借千年利劍 承諾一劍封喉 凡星墜落 蒼穹定格一道恆久的亮色 生命本是一束來去自由的星光 照耀人類詩性閃爍的靈魂